

新論

上

實情

國體下
形勢

國體上
國體中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84
1



正志會澤先生著

新論

全三冊

水府 · 萩野谷藏版

新論

可兒

古文庫

可兒藏書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藏書

新論
可兒藏書

謹按神州者大陽之所出元氣之所始天
 日之嗣世御宸極終古不易固大地之元首而萬
 國之綱紀也誠宜照臨宇內皇化所暨無有遠邇
 矣而今西荒蠻夷以脛足之賤奔走四海蹂躪諸
 國眇視跛履敢欲凌駕上國何其驕也地之中在
 然無端宜如無方隅也然凡物莫不有自然之形
 體而存焉而神州居其首故幅員不甚廣大而
 其所以君臨萬方者未嘗一易姓革位也西洋諸
 蕃者當其股脛故奔船走舸莫遠而不至也而
 海中之地西夷名曰亞墨利加洲者則其背後故
 其民愚戇而不能有所為是皆自然之形體也故
 是其理宜自隕越以取傾覆焉然天地之氣不能

新論

卷之二

一

010190616938

無盛衰而人衆則勝天者亦其勢之所得已也
苟自非有豪傑奮起以亮天功則天地亦將為胡
羯腥膻所誣罔然後已矣今為天下論其大計天
下之人愕然相顧莫不驚怪溺舊聞而徃故見也
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
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然則使吾治化洽浹風俗淳
美上下守義民富兵足雖強寇大敵應之無遺筭
則可也若猶未則其為自違自逸者果何所恃也
而論者皆謂彼蠻夷也商舶也漁船也非為深患
大禍者焉是其所恃者不來也不攻也所恃在彼

1884-1

而不在我如問吾所以恃之者與所不可攻者則
茫乎莫之能知也嗟夫欲見天地之免於誣罔將
何時而期之乎臣是以慷慨悲憤不能自已敢陳
國家所宜恃者一曰國體以論神聖以忠孝
建國而遂及其尚武重民命之說二曰形勢以論
四海萬國之大勢三曰虜情以論我狄覬覦之情
實四曰守禦以論富國強兵之要務五曰長計以
論化民成俗之遠圖是五論者皆所以祈天之定
而復勝人也臣之自誓而以身殉天地者大略如
此矣

國體上

帝王之所恃以保四海而久安長治天下不動搖者，非畏服萬民把持一世之謂，而億兆一心皆親其上，而不忍離之實誠可恃也。夫自天地剖判始有人民，而天胤君臨四海，一姓歷歷未嘗有一人敢覬覦天位，以至於今日者，豈其偶然哉？夫君臣之義，天地之大義也。父子之親，天下之至恩也。義之大者，與恩之至者，並立天地之間，漸漬積累，洽浹人心，久遠而不變，此帝王所以經緯天地，綱紀億兆之大資也。昔者天祖肇建鴻基，位即天位，德即天德。

天胤君臨四海
一姓歷歷未嘗有一人敢覬覦天位

中帶天胤
德即天德

以經綸天業，細大之事無一非天者。比德於玉，比明於鏡，比威於劍，體天之仁，則天之明；奮天之威，以照臨萬邦，迨以天下傳於皇孫，而手授三器，以為天位之信，以象天德，而代天工治天職，然後傳之千萬世。天胤之尊嚴乎其不可犯，君臣之分定而大義以明矣。天祖之傳神器，特執寶鏡，祝曰：視此猶視吾焉，而萬世奉祀以為天祖之神。天聖子神孫，仰寶鏡而見影於其中，所見者即天祖之遺體，而視猶視天祖。於是乎鹽薦之間，神人相感，不可以已，則其追遠申孝，敬身修德，亦豈得

天胤君臨四海
一姓歷歷未嘗有一人敢覬覦天位

已哉父子之親敦而至恩以隆矣 天祖既以此

二者而建人紀垂訓萬世夫君臣也父子也天倫之

最大者而至恩隆於內大義明於外忠孝立而天人

之大道昭昭乎其著矣忠以貴貴孝以親親億兆之

能一心上下之能相親良有以也若夫至教之存於

不言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此其故何也 天祖在

天照臨下土 天孫盡誠敬於下以報 天祖

祭政維一 所治之天職所代之天工無一非所以事

天祖者尊祖臨民既與天一矣故與天同悠久

亦其勢之宜然也故 列聖之申大孝也扶 山

陵崇祀典其所以盡誠敬者禮制大備而其報本尊

祖之義至大嘗而極矣夫嘗者始嘗新穀而饗

於 天神也 古者專稱則曰天神 天神

得嘉穀之種以為可以生活蒼生乃種之御田又口

含繭而始有養蠶之道是為萬民衣食之原及傳天

下 皇孫特授之以齋庭之穗所以重民命而貴

嘉穀者亦可見也故大嘗之祭烹熟新穀以殷薦之

大嘗之歲豫卜定悠紀主基國郡遣稻實及稱宜卜

部臨田拔穗以為供御飯自餘為黑白酒其飯則臨

祭春而炊之 天皇親就嘗殿奉漿盛而薦其幣

之皆所以致其孝敬存其質而不忘其本也

則繒服荒服 太玉事於 神武帝亦使其高孫俱

新論 卷之十一

往阿波殖穀麻而每大賞阿波齋部進荒妙蓋皆所

以報本也御禊所以致潔也服其奉祖先職皆以其子孫不失舊職也天皇徒跣不警蹕

敬之至也日陰髮帛御衣至敬無文也當天祖

傳位之日使天兒屋出納帝命天太玉供奉百

事兒屋之後為中臣氏太玉之後為齋部氏故祭之

日中臣奏天神之壽詞齋部奉神璽之鏡劍累

世奕葉必仍當初之儀猶新受命於天祖也

天祖使兒屋太玉等五部神侍皇孫建神籬以

而建神籬令兒屋孫種子太玉孫天富奉鏡劍陳幣泉

為天祖於笠縫以下石凝姥嘗事天祖而鑄鏡目一箇

殿內即踐昨日齋部所奉之物是其他供凡百之具

亦莫非齋部之所掌而至百執事者亦皆世其職奕

世不墜駿奔承事毫無異於天祖傳祚之日而

君臣皆不得忘其初也狹知櫛明玉目一箇等以奉

事天祖天富亦悉率諸氏之後造鏡及予盾諸物大

嘗之日日鷲手置帆負等之孫供奉諸物一如其先

世之舊而其細如伴之燧火安曇之吹火夫以

天祖之遺體而膺天祖之事肅然儼然見當初

儀容於今日則君臣觀感洋洋乎如在天祖之

左右而羣臣之視天孫亦猶視天祖其情

之發於自然者豈得已哉而羣臣也者亦皆神明之

新論

卷之四

胄其先世事 天祖 天孫有功德於民列在

祀典而宗子糾緝族人以主其祭古者故家名族為國造縣主等者各

祭其族人而祭其先若下大已貴之後為三輪君而世祭大已貴思兼之後為扶父國造而世祭思兼之

類凡舊族莫不皆然至天智帝定氏上即大寶令所稱氏宗者而亦因舊俗而潤飾之也後世鄉里所

祭之神稱氏神其土人入以追孝其祖出以供奉大稱氏子蓋亦其遺俗也

祭亦各以其祖先之遺體行祖先之事臣連伴造各領其所屬諸

氏皆不失舊職前所舉齋部率諸齋部供奉之類而其諸國齋部者即如日鷲之後為粟國齋部之類是

也而亦莫不奉其舊惻然悚然念乃祖乃父所以敬職於祭祀之日也

事 皇祖天神者豈忍忘其祖背其君哉於是乎

孝敬之心父以傳子子以傳孫繼志述事雖千百世

猶如一日孝以移忠於君忠以奉其先志忠孝出於

一教訓正俗不言而化祭以為政政以為教教之與

政未嘗分為二故民唯知敬 天祖奉 天胤

所鄉一定不見異物是以民志一而天人合矣此

帝王所持以保四海而 祖宗所以建國開基之

大體也夫萬物原於天人本於祖承體於父祖稟氣

於天地故言苟及天地鬼神雖愚夫愚婦不能無悚

動於其心而政教禁令一出於奉天報祖之義則民

心安得不一乎人者天地之心心專則氣壯故億兆

一心則天地之心專而其氣以壯其氣壯則人所以

臣祖先
出子科上
君主仁
後

祭政教

建國

新論 卷之七

稟元氣者得其全天下之人生而皆稟全氣則國之風氣賴以厚是謂天人之合也是以民不忘古而其俗淳厚能報其本反其始久而不變易曰觀盥而不

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又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

設教觀者上觀於下下觀於上上下交相觀也學記云相觀而善之謂摩而風有命令之象其行地上善

之象而其所以教之道則天之散莫密而不入有教學不測而生物不貳故四時不忒不貳者字也不成亦

孚也為有孚顒若之象覆時不載不貳者字也不成亦入而下頌之者天之神道而下觀而化也天地之間

莫誠於鬼神而人神相感在盥未薦之間最為至天

下之誠莫與武尚焉故中庸論誠亦先言鬼神之神而

及於舜與武王周公之孝宗廟饗之子孫保之遂言

修祖朝以至於郊社禘嘗乃曰治國如示諸掌孝經

首章引大雅念祖之詩而其論聖人之孝亦以周公

物精者及明堂之祀即大其意亦可見也陰陽合而生

左氣神至誠之相感固自然之符也聖人因以設

教郊社禘嘗以事帝祀先而報木及始之義盡矣祀

文王則歌對越在天朝會則歌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用此以化導萬邦而民畏敬尊奉之視王者猶視天

之自然相感者而後嗣王所以報本及始者如此其

孝敬之心達於上下觀而化之出則事其上入則

事其先惻然悚然愛敬之心發於中不能自已故曾

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亦神道設教之効也蓋堯

舜之帥民必本天慎祀故堯之政始於曆象授時而

其代之罰湯之伐桀則以其威侮五行不敢不正盤庚

遷都則曰遷乃命于天殷人諫紂則曰天監下民

曰天弃我武王伐紂則曰天視聽自我民曰自絕于

天曰恭行天之罰箕子陳洪範則曰天陰騭下民周

新

論

卷之四

七

役封康叔則曰宅天命曰畏天顯營新邑則曰稽天
 日及天之基命定命告多士則曰天非忱天命無違戒成王
 則曰寅畏天命告召公則曰顯俊尊上帝顧命則曰
 方則曰圖天之命立政則曰顯俊尊上帝顧命則曰
 無壞命作刑則曰作天牧命晉侯則曰上帝集命尚
 書每篇莫非所以奉天者如是也舜受終則類裡望
 徧巡狩則采望歸則用特於藝祖陳謨則曰祖考來
 格治水土則九山刊旅盤庚遷都則曰大事于先王
 爾祖其從與享之諫紂則曰天胤典祀曰謂祭以無益
 百微子則曰與享之諫紂則曰天胤典祀曰謂祭以無益
 曰昏肆祀弗答洪範則曰三曰祀用牲則曰郊社之事
 鬼神語康叔則曰祀茲酒營新邑則曰用牲則曰郊社之事
 殷禮記功宗禋燕于文武告多方則曰寅念于祀曰與
 召公則曰殷禮陟配天告多方則曰寅念于祀曰與
 神天顧命則受之廟尚書篇篇無非所以慎祀者如
 是也故論語篇末叙堯舜禹之授受則言天之曆數
 湯伐桀則曰簡在帝心周之所重民食喪祭亦皆奉
 天慎祀也故禮記曰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
 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古
 者所以使下民敬鬼神奉祭祀者亦可見矣蓋神州

0

類之與漢土風氣素同而人情亦甚相昔也國造伴造
 故設教之意甚相似亦如此也
 世承祖業而不墜其祀中也王旗廷臣緝合宗族以
 保其爵位下及近古武夫猛將猶能重總領以管轄
 家衆夫既自重血屬孰敢不敬天胤故舉一世
 皆知天位之不可犯逆順既明則大逆者固世之
 所不與將無容於天地亦惡得鳩聚醜類以逞其姦
 也故雖國步之時或有艱難而未嘗有一人敢頌頤
 也上之則乘輿或播遷而未嘗有一人敢頌頤
 神器下之則陪臣世擅天下之權而亦不敢篡其
 主位神聖以忠孝建國而遺風餘烈之猶在人

以忠孝建國

者如此則 天日之胤與天壤終始而不易者蓋
 有以致之而然也夫 神聖之建國也如此其固
 矣流澤也如此其遠矣然則善政之所施聲教之所
 暨其果無弊乎凡天下之事不能無弊固其常理今
 夫天下之弊指不遑屈然槩而論之其大端有二曰
 時勢之變也邪說之害也欲矯枉舉廢二端者得不
 審詳之乎何謂時勢之變昔者 天祖肇基天業
 愛養蒼生定天邑君以綏撫之選勇武以經畧下土
 而民知奉戴 天朝矣然天造州昧四方未底平土
 豪邑傑所在割據歷數世而未相統一 天祖神

武天皇既定天下封建國造俾司牧人神舊族世家
 悉維之以名位而土地人民悉歸於 朝廷天下大

治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周官天官首
 掌六典治邦國者於政事無所不統也地官首掌

土地之圖人民之數者土地人民無所不統也二官
 經四時之官而春秋二官所掌多典禮政刑之事
 也夏官制軍者用人也冬官司空土者治土地也
 孟子以土地人民與政事並稱者其旨甚深而古者
 重土地人民其
 意亦可見矣 及歷世既久紀綱漸弛或有背叛

崇神天皇四征不庭大敷政教教人民課調役益
 封國造以鎮撫遐陬拮据經營歷數朝不衰皇化日
 洽土疆日廣而土皆 天子之地人皆 天子
 之民民志一而天下又大治爾後習安無事廟堂無

遠大之慮，大臣弄權，經營私門。時歷朝所置，既有官家及標代民，而臣連伴造國造，亦各置私田畜私民。土地人民漸分裂，各異所趨，向至中宗天智天皇既誅戮亂賊，在諸闡輔政，革除舊弊，而布新制。因其封建之勢，而一變之，以國司統治國郡，而遂成郡縣之制，除私地私民，盡歸之朝廷。天下無一非王土，與王臣者，而天下又大治。及數世之後，藤氏專權，公卿大夫，僭奢成風，爭置莊園，以私土地人民。弓馬家又依附權勢，割郡連邑，以為已有，所在驅良民以為奴隸。天下之地，龜分瓜裂，而割據之勢成矣。及源賴朝為天下總追捕使，則舉土地人民盡歸之鎌倉，鎌倉室町之為將軍，雖時有盛衰治亂之不同，而槩皆據土地人民之權，動逆朝命，不能恭順。而舊姓豪族亦各擁土地人民，以相爭奪，弱肉強食，亂賊接武。天下鼎沸，萬姓靡爛，而民各異所適從。雖勇鬪力戰，能為其主死，而名義之不明，其忠非忠，其孝非孝，忠孝之教，日以消鑠。至如足利義滿，則屈膝稱臣於明，內為王臣，而稱臣於外，非人臣之節矣。而天下無之，怪也。身操天下之權，而稱臣於異邦，使異邦視天朝如藩臣，虧國體也甚矣。而天下無之，怪也。名節墜

地而君臣之義廢矣民俗日趨薄惡而遺報本反始之義知家督之可利而不知血胤之可重或養異姓子以為己子他人可以為父子則父子可以為他人夫誰復知天倫之不可易其甚者則雖皇子皇孫悉為薙染之流使天胤不絕如綫而天下無之怪也

也彝倫以斁而父子之恩廢矣皇子不宜為繼新并君美論

之極詳美然議者或患歲月之久必失蕃衍供億難給而君美辨之曰天地間自有大筭數消息盈虛非

智力之所及當論其義之當否也了介曰宜令諸國設學校以皇子及公卿子弟為之師長則天胤之

德可王親王子孫為諸王五世之後賜姓列為庶臣則亦何患其難供給乎如其詳土地人民之不得統於一則臣將別有所論述焉

政教不可以施其極忠孝俱廢而天人之大道委地矣然而一亂一治天下之常勢也故天既厭喪亂英

傑並作豐臣氏起匹夫平定禍亂以關白號令天下

紘土地人民於一以翼戴帝室東照官踵興專

以忠孝立基遂成二百年太平之業孫謀既貽遵守

不墜以時帥天下國主城主朝于京師天皇褒

賞授官賜爵當此之時也天下之土地人民其治歸

於一海內一塗皆仰天朝之仁而服幕府之義

天下之勢可謂治矣然昇平已久則倦怠隨生天下

有土之君生則逸兇荒無備而莫之恤姦民橫行而

以忠孝立基

莫之禁我狄伺邊而莫之虞弃土地人民也天下士
民唯利是計不肯盡忠竭慮以謀國家怠傲放肆以
忝乃祖遺君親也上下交遺弃土地人民何以紘一
焉而國體其何以維持也夫英雄之鼓舞天下唯恐
民之不動庸人之糊塗一時唯恐民之或動故務粉
飾昇平使虜陸梁眼前猶稱為漁商上下相蒙蔽適
足以玩寇畜禍而高拱端睨糊塗自智將相率自趣
不測之淵亦可憫也苟稍存心性智識者誰不吞聲
而竊嘆之乎今幕府斷然明令天下見虜必摧之
公然與天下同仇之而令布一日天下無智愚莫不

原法一滿

攘臂欲趨令天下人心之不可磨滅如此夫方今天
下有封建之勢者固太祖之所以制治也東
照宮以忠孝立基者天祖之所以垂彝訓也苟
能因人心之不可磨滅者而立之規制原於神
聖所以經綸天下之意經土地制人民正君臣之義
敦父子之親範圍天下以為一身豈甚難為哉此乃
千載之一時必不可失之機也臣是以欲審弊之宜
革者不得不眷眷於時勢之變也何謂邪說之害昔
者神聖既以神道設教所以緝收民心者專出
於一因有成規焉而事天祀先之意傳之後世民知

報本反始之義矣 大祖奉 天神以討不順

所至明禋遂立靈時祭 皇祖天神以申大孝

崇神天皇崇重神祇敬事 天祖班祀典天下

報本反始之義達於天下天下仰 朝廷如 天

神以孝事君同心一志共輸其忠風俗以惇矣至

應神天皇朝得周人經籍行之天下其書言堯舜

周孔之道其國隣 神州風氣相類其教本於天命

人心明忠孝而以事帝祀先與 天祖之彝訓大

同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

若能因而益修明 祖宗政教久而不倦則其功

烈將有不可勝言者焉而異端邪說相踵而作有巫

覲之流有浮屠之法有陋儒俗學有西荒耶蘇之說

及他所以淆化傷俗者不勝枚舉也夫 祖宗之

秩祀典所以與天下共事天祀先其義達天下莫有

彼此而故家舊族或因襲家說陋習未盡除偏方下

州或私奉淫祠知祈福徼幸而不知事天祀先之義

世之守陋好奇者付會以怪妄迂僻之說民神雜糅

遂為巫覲之流至後世或剽竊儒佛緣飾其言以為

糊口之資則其所事神者既非 祖宗所以報本

事帝後
三事天
不事天

事天

國和

反始之意雖忠臣孝子亦或無所適而致其孝敬民志於是乎岐焉佛法之入中國朝議謂國家有祀典不宜拜蕃神而逆臣馬子私奉之與皇子既尸等黨比興造伽藍自是僧徒日衆爭鼓其說民志於是乎離渙矣大寶之制列神祇於大政之上隸僧尼於玄蕃可謂知國體然猶不免於分祭政爲二者當時人情世態既非如往日之純一也而及聖武

國和

孝謙之朝則佛事益盛朝政廷議無非所以奉佛者遂置國分寺諸道與國府並立以布其法國郡使佛事與政一上之所好用以爲政爲之下者孰不爭趨之是以天下靡然唯蕃神是敬及本地之說作而赫赫神明冒以佛名誣天欺人舉吾民所瞻仰者悉爲胡神之分支未屬變神明之邦以爲身毒之國

駢中原之赤子以爲西戎之徒屬內既自夷國體安存也故以後白河上皇之尊而嘆山法師之難制時勢亦可見也至一向專念之說作則雖名祠大社在祀典者不許瞻禮之以遏絕報本反始之心而專奉胡神民是以知有西戎而不知有中原知有僧尼而不知有君父及其叛亂則指仗義討賊者以爲法敵乃至於使一時忠烈之士挽弓揮戈而反仇君

又忠孝之廢民志之散可謂極矣云凡僧尼上觀

及國家妖惑百姓并習讀兵書殺人奸盜及詐稱得

聖道並付官司科罪別立道場聚眾教化妄說罪福

官司知而不禁止者依律科罪僧尼下相吉凶及小

道巫術療病者飲酒醉亂及與人鬪打者皆還俗將

三寶物餉遺官人若合稱附黨擾亂徒眾作音樂博

戲者服用綾羅錦綺者僧房停婦女尼房停男夫者

阿黨用扇浪舉無德者使俗人歷門教化者皆若使

有日數凡僧尼不得私畜園宅財物及興販出息凡

如是之類其所以下設禁防以使保身體免罪戾者不

而足如能使僧尼謹守律令從佛家之法則樹下

奉上樂以沒齒亦可也但其不夫聖賢教人莫非所

奉邦憲是以其害至此而已

以修已治久之道近世陋儒俗學不達大體任意談

說其如牽強經義而競新術博者如紙毫鬪詞以鈞

名要利之流紛紛擾擾固無足言焉而或昧於名義

稱明清為華夏中國以汙辱國體或逐時徇勢亂名

遺義視天朝如寓公上傷列聖之化下害

幕府之義或毛舉細故唯貨利是談自稱為經濟之

學或脩飾邊幅口談性命言似高妙行似惇謹其實

則鄉原忘國家安危而不達時務凡此皆非忠非孝

而非堯舜孔子之所謂道者也故祖宗之訓亂

於巫覡變於佛微於陋儒俗學左右言說滅裂民心

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者則漠然置之於度外天人

之大道果惡乎在也然往時所亂民聽者其極不過

為境內奇衰之民耳至西荒戎虜則各國奉耶穌之

國體

大體

法以吞併諸國所至焚燬祠宇誣罔人民以侵奪其
國土其志非盡臣人之君役人之民則不憚也及其
益猖獗既傾覆呂宋瓜哇遂朶頤 神州嘗煽動西
邊欲以所以加呂宋瓜哇者而加之 神州其邪說

之所以亂民聽者豈特為境內奇衺民而止哉幸而

明君賢佐洞察其姦誅鋤夷滅無復焦類邪頑之
徒不得易種 中土者二百年於此使民免於妖夷

之煽惑其為德澤也大矣然 神聖之大道未明民

心未有主而內之奇衺猶尚依然也其所適從者非
巫覡浮屠則陋儒俗學也譬如劇疾新除元氣未復

善後之計未設者其內無主外易遷於異物而近時

又有一蘭學者其學本出譯官不過讀阿蘭字以解

其語耳本無害於世者而耳食之徒謬聽西夷誇張

之說盛稱揚之或至於有著書上梓欲以夷變夏者

及他珍玩奇藥所以奪目蕩心者其流弊亦至於使

人反欣慕夷俗異日使狡夷乘之以蠱惑愚民則其

復變於狗彘羶裘之俗孰得禁之履霜堅冰漸不可

長其所以為廣害深蠹者可不熟察而豫為之防哉

今夷虜包藏禍心日窺伺邊陲而邪說之害稔於內

百端無窮如此養夷狄於 中國天下嗷嗷民有淫

國體

用人有比德舉而木觀之果為中國耶明清耶將
身毒耶抑西洋耶國之為體其何如也夫四體不具
不可以為人國而無體何以為國也而論者方言富
國強兵守邊之要務今虜乘民心之無主陰誘邊民
暗移之心民心一移則未戰而天下既為夷虜之有
所謂富強者既非我有而適足以借賊兵齎盜糧耳
勞心竭慮富強其國一旦舉以資寇賊亦可惜也苟
稍辦事體者誰不扼腕切齒共憤之乎今幕府斷
然明令天下嚴禁邊民接濟不使黠虜得肆煽惑吾
民而令布一日天下無智愚莫不知黠虜狡謀詭計

富強為布
即法文辭
滿清力
事天
下
那
思

可惡可醜天下人心之不可磨滅如此夫方今去古
雖遠而所仰之至尊則儼然天祖之正胤
也所治之蒼生則依然天祖所愛養之裔孫也
苟能因人心之不可磨滅者而設之教條原於
神聖所以粹礪天下之意事天祀先報本反始因以
正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崇篤萬民以為一心豈甚
難為哉此乃十載之一時必不可失之機也臣是以
欲審弊之所由生不得不眷眷於邪說之害也夫英
雄通變神化無不可為之時無不可為之事而
帝王所恃以保四海者天人之大道其文可變其義

新論
卷之七
七

不可易則 神聖所以經緯天地使億兆皆親其上而不忍離之意雖今日亦無不可復行者焉今時勢之變也邪說之害也雖天下不勝其弊而欲更張作新之願所以處之之方何如耳

國體中

天朝以武建國誥我方行由來舊矣弧矢之利戈矛之用既見於神代寶劍與居三器之二故號曰細戈千足之國 天祖授中州於 天孫使押日帥來目兵從行 太祖征戰亦專以來目為折衝之用遂平定中土又置物部與來目相參以衛宮城鎮

國土

崇神天皇遣將軍於四道討平不庭使皇子豐城命治東國而令民農隙射獵以貢其物以從征役規制一立 歷朝遵奉上疆日以廣東斥蝦夷西清筑紫遂平三韓建府任那以控制之治強之實於是乎見矣至 仁德朝海內無事兵革不試

履仲

安康而後漸趨乎衰弱歷十餘世而任那失守三韓不朝 中宗中興憤皇化之不振躬

臨行營經畧任那而終不能克然當時事東畧大攘

斥蝦夷建府於後方羊蹄今西蝦夷地有止利別山

山中本有路徑蝦夷恒往來之百餘年前蝦夷叛亂自是禁蝦夷不得由是路遂廢蓋是地險要叛虜

易依阻以為變故禁其往來而古者建府於此亦據險要以制夷虜也遂以征肅慎其

事則雖在 齊明天皇世而蓋 中宗在儲宮

佐英畧而餘威所震渤海亦遣使貢獻治強之實復

見矣爾後百餘年雖世道漸汙而迨 桓武嗟峨

朝遂平陸奧賊蝦夷屏跡海外則猶未以為衰弱也

夫攘除寇賊開拓土宇者 天祖之所以貽孫謀

而 天孫之所以繼述 天祖也故祭 皇

太神祝詞有稱 神明之所照臨窮天極地狹者

俾廣險者俾平遠者如以八十綱牽之是所以禱皇

化之日被四表而 天朝建國尚武之意亦可見也

然事逐時變革者天下之常勢而如兵制其變不一

古者用來日物部之兵而參以民兵國造縣主亦各

有兵以保民社國家立制之初大約如之而一變為

軍團再變為募兵於是乎兵皆世業踰為弓馬之家

而兵農之分始起於此矣及天下為戰國而英雄割

據遂成封建之勢兵制亦隨而變此其大略也兵制

屢變矣如論其大勢則亦其變者三古者藏兵器於

神社每征戰必禮祭神祇是雖 天子不敢以自

專而必受命於 天神也是以民志一而其力不

分是 天神之兵也及身毒法入 中國而民志

遂分其敬戴

天神也不專而其所以受命於天

之意不明兵專為人事一變也源賴朝而後鎌倉室町相繼而管轄天下兵馬再變也自古兵皆地着及四海鼎沸而豪傑離其土客游四方禍亂既平天下之兵各聚處都城而土無兵兵無土三變也此三者非特其制有變革而其勢之大變者也夫兵地着而天皇受命於天是天地人合為一也苟能因而立之規制訓練講習戰而時動以光天地之威令鼓鬼神之功用則功烈之盛可勝言乎而大勢一變人不奉天天人懸隔莫由以一億兆之心焉鎌倉室町之紛兵權也豪族大姓據有國郡及其末年東滅西起交相攻伐天下兵士各異所趨向海內瓦解而兵力益分但其所恃者兵猶未離地也夫兵之地着譬之地中有水雖遐陬僻壤而無所之而非兵者寸土尺地莫不有守也故士朝廷雖衰乎天下雖亂乎而天下之勢猶未失其為強是以能却胡元之賊船拔朝鮮之國都兵威之震海外猶尚如此也豈臣民患天下之太强舉有土之君盡處之大阪或役之土木或用之戰伐俾之不得一日養強於其國東照宮之興其務亦在強本而弱末令武士各聚處都城

俾之不得一日養強於其邑俾庶民耳不聞金鼓目
不見干戈於是乎兵寡民愚天下始弱而一時人豪
屏息聽命英算偉畧所以獨運天下者其效可謂速
矣夫天下之事有斯利必有斯害弱之弊必至於不
振然當時有弱勢而無弱形者何也東照宮之立
基專以節義磨勵士衆士有進死而無退生兵之所
加雖大衆勁敵莫敢當其鋒天下既平麾下將士皆
重名節尚勇武而世未忘干戈知備不虞故天下雖
弱而通邑大都武士所聚處則亦未見其為弱也夫
既盡天下膏血以養武士武士所聚貨財亦聚焉貨
財所聚商賈亦聚焉商賈起時好逐花利珍恠奇異
莫不備所以使猛將勇士忘戰伐樂升平者雖固宜
如是而至其流弊則僭奢成風觸情從欲不知禮義
故富而無教則驕淫蕩佚無所不至是以富溢生貧
貧與弱相依貧而奢則慮營生慮營生則顧貨財顧
貨財則見利忘義是以上下交征利無復廉耻國無
廉耻則天下無生氣而弱形見矣進退疾徐步伐止
齊因敵轉化相地制變臨陣之用也武夫不出城市
所論則婦女酒食俳優雜劇種樹插花羅鳥釣魚之
事習擊刺者不過以為私鬪之用學弓銃者不過充

演場之具調馬徒以供儀容甲冑槍槊以爲觀美衣糧器械不辨其所以適用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不知其爲何物武夫以筋力爲用馳驅跳騰輕險阻冒風雪菲衣惡食忍飢堪渴固武夫之事也故兵家選兵鄉野老實有土作之色者爲第一而城市游滑形動伶便者其所切忌也武夫與市人並長風習偷薄以靡麗相尚飲醇茹蕪身體豐滿手足輒弱可以周旋庭席間而未可以臨危險堪艱苦是兵家所切忌而緩急不可用凡此皆非所以養兵之道古人所謂所養非所用者而弱態備矣祿兵士者素所以養從卒而驕奢滛佚自致困弊不得有所養約皆雇市井之問民以充騶從一旦有事則厚祿之士亦無異匹夫而天下之兵幾何也民既出過陪之稅以養兵士不可復點爲兵而其爲民者亦畏懦自弃不能或奮勵不可以役之干戈則通邑大都世臣及公卒之外天下無復有所謂兵者而遐陬僻壤將何兵以守之今夫兵皆聚處都城日學擊刺就都城中視之則似衆似強而自天下視之地之有守者無幾其爲寡弱也極矣夫兵者所以守地地者所以養兵兵之與地不得相離離則地空虛而兵寡弱是自然之勢也故休

養生息為日已久，戶口倍於古，而兵之寡如此，其甚。其歸遂致本末共弱，則亦非。東照宮所以立太平之基之意也。世徒有治強之名，而居衰弱之實，包棄之戒，將焉得不思也。今俗日起驕淫，諸侯僭奢，其心未必皆恭順，而其無背叛者，徼倖情而苦貧弱也。細民怨咨，非無騷擾，而未至用兵者，志氣屈服，而首唱者不知兵也。姦民橫行閭閻，異化之徒充斥天下，禍端非不萌，而天下未動搖者，撫御務仁柔，事多姑息，未激之變也。夫既弱天下，而天下弱矣，愚黔首而黔首愚矣，弱且愚，則欲自動搖得乎。故天下所以無變者，可一言而盡，曰畏戰而已。歷代史傳所紀，有一語曰：畏戰則雖豎子知其為弱國，舉堂堂用武之邦，反為狼顧畏戰之俗，不亦可羞乎。任那之不守，渤海之不貢，亦既久矣，而如蝦夷諸島，亦日就蠶食。雖內地而一水之外，直為虜人巢窟，所謂先王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者，不獨周人所嘆也。處日蹙之勢，而待日辟之虜，用畏戰之俗，以抗百戰之寇，惡得不寒心。論者徒見治強之跡，而忘衰弱之勢，頑然視猶文祿慶長之舊，何其惑也。今虜犬羊之性，雖不足與較長短，而其俗殘忍，口尋干戈，勢不得愚弱其民，以

自立國故闔國皆可籍為兵又徵役海外諸蠻未可侮以為寡也各國戰爭民習於兵未可侮以為弱也。用妖教以誘其民民心皆一足以戰矣巨艦大礮固其長技足以嚇人矣由是每雄視海上逞其吞噬未可侮以為愚也而今欲獲之豈可徒恃自愚自弱之餘謀安坐高枕無所變通哉愚民弱兵雖為治之奇策而利之所在弊亦隨之不得不矯之今幕府之議既決擯虜則轉寡為衆更弱為強其勢之不可得已者也。夫以節義磨勵上衆必做做東照宮當日之意所以強本也使邦君得養強於國士大夫養強於邑兵有土土有兵所以強末也本末共強兵甲既衆天下之民有勇知方義氣溢海內用海內全力以興齊懲之師使醜虜屏跡竄形不敢近邊庶幾不忝國體矣。或曰使未養強恐生尾大之患臣謂英雄之用天下相時弛張雖解脫羈絆縱其所欲為而天下不敢動搖者其襟胸恢廓足處天下之變紀綱振肅足制天下之死命也。今天下既知幕府英斷感情激勵孰敢不俯伏奉命於是大推赤心與天下同其休戚使天下得各自養其強天下豈有不奔走趨令者哉萬一有兇頑桀驁恃強拒命者則率天下忠義士

以征討之可一指揮而定也。且夫所謂養強於國邑者，豈必盡革舊制，空都城而皆遣歸之之謂哉？前賢往往論兵宜土著，其見雖卓，而以郡縣之制論封建之勢，有未可施行者。臣別有所見，今未具論焉。夫英雄之弛張用捨，其捨所以用之，其弛所以張之也。今將與天下更張，而其所以使竭膏血於都城者，不得小有所弛，弛於此而張於彼，捨於此而用於彼，有權衡而存焉。凡物不可以一日不用，不用則腐敗隨之。庶邦冢君及大夫士，宜使生生而不宜使腐敗，今乘擯虜之機，使各養其強，養強者任之以事，用其強於今日，一時權宜不必為永制，而用強者責之以功，輸其實於國，天下公器，不得蓄以為私有也。如其弛張之機，用捨之權，則處之有方，發之有時，朝聘之疎數，去留之久近，職貢之輕重，征役之施舍，不可執一而論，通其變，使民不倦，要在於投機會耳。不然則欲徒守舊轍，以把持天下，而濱海寡弱之卒，或一致敗，岷勢固不得不遣，其君就國也，均遣之不為先自斷。至乎情見勢屈，然後不得已而遣之，適足以取侮天下。故曰：先則制人，後則制於人。今欲制御天下，縱送繫控，其機在斷與不斷。古人曰：斷而行之，鬼神避之。

况所行乃鬼神所祐乎昔東照官之尚武力所以建基業而其愚弱天下所以與天下休息張而弛之者也今外夷日尋干戈事吞併進出並至以窺人邊境其勢猶尾甲相之隣濱松固非得休息之時則將安得弛而不張哉故其所以建基業之意可必法而愚弱之之跡不可必泥時變之易見者也尺蠖之屈以求信故弛者將以有所張捨者將以有所用捨今之所用而用所捨弛今之所張而張所弛畧末節而急先務去虛文而責實效以張古之所張而用古之所用行之存於其人夫東照官之興也濱松之強

鳴於天下今將以天下為濱松而鳴於殊方絕域則亦足以奉東照官磨勵士衆之遺意焉於是乎立政明教兵必受命於天神天人為一億兆同心觀光揚烈宣國威海外攘除夷狄開拓土宇則天祖之貽謀天孫之繼述深意所存者實於是乎在焉

國體下

天祖丕重民命肇開蒼生衣食之原御田之稻機殿之繭遂遍滿天下民至於今受其賜是固天祖仁澤之所暨而土亦宜於穀也夫神州位東方向

朝陽，帝出於震，於五行為木，所以宜穀。四時則為春，所以生養萬物。而元元之民，固非如歛血茹毛之俗。則自古號稱瑞穗之國，不亦宜乎。古者天子

受嘉穀於

天神以生養民物

天神授齋庭穗於皇孫，皇孫用

以饗於天神，其富也者，即因天地之富也。至後

世則天下之富稍稍分散，一轉而移於武人，又轉而

歸於市人，而天下所以受其弊者，不勝枚舉。請試竟

其說。古者大嘗之祭，與天下共其誠敬。新穀已熟，必

用以報於

天神，然後與天下嘗之，而天下皆知

所食之粟即是

天神所頒之種也。於是乎畏天

命而盡地力，人心與天地一而同受其富，所以與

天地無間也。然創業之世，治化猶未洽，而朝政時有

盛衰，人或自私其富，

天智天皇革除積弊，令天

下廢私地私儲，與天下同其富。至大寶而制度大備

矣。古者百事簡易，四民勤動，其所以營求者，不過通

功易事，生之甚廣，而用途甚狹，及

朝廷漸尚奢靡，

而貶國家之用，以供婦女玩好，異化之徒橫肆，而傾

天下之財，以造堂宇，糜天下之穀，以食浮冗。藤氏專

權，而權勢之家，營私儲蓄，私人莊園遍天下，其出正

稅以供王事者無幾也。而權勢私人，所謂守護地頭

者又私儲財穀富厚累世據有國郡而天下之富遂
 移於武人焉然兵也者所以鎮民社天下武士各養
 私卒亦未為冗食故古者天下雖亂而未甚苦於貧
 也今天下治平而上下皇皇唯貧是患者何也理天
 下之財不得其道也夫武人離土其勢不得多養卒
 故雇間民於市井以充騶徒供工役間民充斥都城
 緩急不可用坐飽梁肉其為冗也大矣天下佛寺殆

五十萬通計僧尼及奴隸不知其幾百萬

唐傳夾上書高祖言
 令僧尼匹配即十餘萬戶云云武宗廢佛寺其上都
 及東都留二寺節鎮各留一寺毀寺四千六百餘區
 提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
 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據之則唐國土地之

大而其佛寺之多不及神州佛寺亦可謂盛也 大厦崇

甍窮極靡麗工商之徒仰間民及僧徒以白衣食者
 亦為不勘矣乞丐之類世其業以抱子長孫者天下
 不知其幾何博徒橫行閭閻又不知其幾何假巫鑿
 卜筮以誑民要財者不知幾何俳優雜劇又不知幾
 何其冗亦甚矣而天下所以銷耗米穀者若酒餅餌
 麪之類已不可枚舉米穀雜運都會四方運輸火災
 所燬波濤所沒亦不勝枚舉其所以妨農功者若茶
 蕪若紅苳蔗梨之屬亦不可勝數夫浮食之民如彼
 其衆糜米穀妨農功如此其夥而年穀亦不甚豐穰

然天下常困於多穀粒米狼戾而天下困於貧者亦
可異也夫天下之米穀未嘗多也而如甚多者其勢
使之然耳凡物散而藏之各所其數雖多未有見其
甚多聚而陳之一所雖寡亦猶多是自然之勢也故
藏一石米於家未足以為多万家而鬻之陳万石於
市未嘗不視以為賤而武士聚處都城盡終歲之俸
以奉口腹悅婦女不得繕甲兵養徒卒故米穀不藏
於家舉而鬻之市農民困乏而奢情亦舉歲收而鬻
之所鬻愈多則米價愈賤賤則其鬻不得不多鬻之
愈多而得直不益於舊是以民流亡而地有餘地有
餘而租賦不減其稅其鬻雖傾一家之產猶且不足
故鬻之日多而天下之穀日耗天下之穀日耗而都
會之穀日盈見都會之盈則天下之虛可知也且夫
都會亦不能多儲無用之穀故雖都會之穀亦不過
以食都會人而稍有餘已其實不甚多也凡盈縮之
數其實不甚相遠而其勢有如相霄壤者譬之啖而
飽者既充腹矣而稍多一分則如甚有餘未及飽矣
而少一分則如大不足是其過不及之為差眇少耳
然取其不足者比之有餘者盈虛之相去如大相懸
者勢也故曰天下之穀未嘗多而都會之穀亦未甚

多也、今天下患米穀之賤而貨幣之乏、非米穀乃賤也、非貨幣乃乏也、而百物之甚貴也、設使斗米價銀五錢、而一夜裘亦五錢、則斗米可以易一夜裘、今雖木綿之裘、而非鬻六七斗、則不能償其直、是衣裘之貴、而非穀之賤也、穀也者、取以充腹而已、銷之有限、百物者、競新鬪奇、愈出而愈無窮、乃至一婦首飾而當中農一家之產、以銷之有限者、而逐愈出無窮者、百物之所以皆貴、而米穀之所以獨賤也、貨幣者所以權輕重、物多則物輕、而金重、金重則其數雖寡者、不乏於用、故古者貨幣甚寡、而天下不甚患貧、慶長以來、產金極多、造幣亦夥、貨幣多則輕、輕則百物隨重、工商生活所用之物既重、則必貴、其所造作貿易者、以償衣食之費、故百物愈重、而貨幣愈輕、愈輕則雖多亦猶乏也、謂西夷亦謂自西洋通東方諸國所獲金銀甚多、故西土金銀漸賤、而米穀用物漸貴、識者以為後來當受多金之累、然獲利既厚、雖知不能絕、是我狄之智、亦猶知之可乎、凡天下之物有偏重、則其不輕者亦猶輕、故百物之偏重、而貨幣之偏輕、百物之偏貴、而米穀之偏賤、是其勢之尤易見者也、而武士聚處都會、終歲所用、雖一毫不得、不資於市、以愈賤之穀、易愈輕之金、以愈輕之金、償愈貴之

行論 卷之十一

物其費固不給而其所養之倍卒亦皆習奢侈不可

養以薄俸罷陪平而歲買奴隸俚語所謂年奴隸亦

奢亦不得多畜之故臨時傭之市井市井亦奢雇錢

日貴亦患其難給而其居家冗費妻妾之奉玩好之

用日厚一日終歲之入不償所出就富人而乞貸習

以成俗雖有邦有土亦莫不仰給富民豪姦大猾操

貨利之權愚弄王公股掌之上於是乎天下之富遂

歸於市人矣夫米穀也者帝王之所甚重雖

天子之尊必報祭天神然後敢用之所以受之天

以養民者固宜如是矣今舉天下糴糶之權一委之

賈豎王公大人俯伏聽命不得有所問天下民命專

係市人之手凶荒無備兵行無糧海內空虛而不為

怪拱干環視徒患米穀之多何其惑也天祖之

重民命也遺澤所及傳至今日今其所食之粟即

天祖所頒之種也而世不知重畜之方且患海內

虛耗之未極甚者或至欲舉而與蠻夷市必弃之海

外而後已生在於瑞穗之國而不知瑞穗之為重

投單犬羊而以為得計豈臣民所以報天祖之

心哉大海內之穀宜藏海內而不當弃之海外理之

易知者也今五畿七道其田無慮二千五百万石通

新論

卷之十一

上農下農大約受田家十石則為農二百五十萬家
一家儲糧於見今所藏之外更藏一石米為米二百
五十萬石今大坂終歲所糶糶大率不過二百萬石

天明初大坂商賈記其所糶糶之數從寶曆癸未至
安永康子所載糶糶之數大約二百萬石以內也而
其見在大坂寡者三四十萬石多者亦不過
百萬石然商賈事未知其詳問之商賈可也其他都

會之地亦可推知也而天下所糶歲減二百五十萬
石且邦君及大夫士亦各有所儲蓄則欲穀之不貴

可得乎穀貴則民不多鬻而其用可給鬻之益寡則
都會之地不至甚狼戾天下適患穀之不多耳輸穀

愈寡而天下之穀愈多者盈虛之勢乃然也天下之
穀愈多而人不困者散而藏之民間也故欲藏穀者

海內自有其所何必弃之海外而後見天下之不困
乎今欲使民藏之其措置之方制度之宜固不一而

足苟能知穀之宜藏海內然後舉而行之措置制度
之所以適事機者可得而施也穀有所藏而民不困

則民有恒心民有恒心然後可以使之畏天命盡地
力因天地之富而同受 天祖之賜也

形勢

變動不居天地之常道也而萬國之在兩間形勢之
變豈有窮乎哉夫地之在大洋其大者二一則中

國及海西諸國南海諸島是也其地東起二十五度西至

京師以西七十五度地或稱曰亞細亞非利加

歐羅巴者西夷所稱而非宇內之公名且非天

朝所命之名一則海東諸國是也西起二十五度之京師以東

九十五度之地或稱曰南亞墨利加而其中各分區

域自相保聚者即所謂萬國也古者人文未開夷蠻

戎狄若禽獸之相群未足以論其沿革也中國舊

建國造縣主各守土疆中變為郡縣又變而英雄割

據沿而又成封建之勢矣而如虞夏商周之為國亦

嘗封建諸侯秦漢以後為郡縣之制世代相襲小有

沿革虞夏商周治統於一如春秋則交相為盟主戰

國則七雄交相攻伐爾後變革不一具見史書而古

者其所稱戎狄者禽舉獸走不過時為寇害而獫狁

之禍虞夏之所無若匈奴商周之所未有吐蕃回紇

則秦漢未有之契丹女真蒙古則隋唐未有而至如

西洋諸蕃絕海万里而相併吞則亦宋元之所未嘗

有也人文漸開則夷狄者亦漸知設條教立規制其

高城深池非古之完廬鉅礮大艦非古之騎射田圃

羅馬之教法非古之威驅利誘齊至鳥散者各雄據

一方合從連衡欲舉宇內歸一教非復逐水艸轉移

之類也故古者就一區中而分為戰國今則各區並

立交為戰國是以除中國及滿清之外自蹄稱至尊者曰莫卧兒曰百兒西曰度尔格曰熱馬曰鄂羅是舉宇內列為七雄非分雄於一區之比也蘭學家

七國西夷皆稱為帝國而其如亞里心域馬羅古暹羅及瓜哇之瑪谷即等亦稱帝國然亞里心域特以其地域之廣大馬羅古特以回子之正系而自雄然一則黑人愚陋之俗一則衰亂削弱而暹羅則其國雖富而兵力勞弱瑪谷即則雖諸蕃要會而國最弱小皆不足以爭雄故不論也蘭學家謂前數國之

王為帝即西夷所稱美意爾者原出於暹馬先祖之名蘭學家譯為帝者特假漢字以今尊卑之等耳其實則非我所謂帝之義故今不用帝國等之字也夫古者夷狄為邊患者熊襲也隼人也蝦夷蝦狄也及其馴服而海外脩貢者三韓也肅慎勃海諸國也其為寇賊者女真蒙古真女

既破契丹將侵宋寬仁中寇筑紫世稱為刀伊賊後二百餘年蒙古強盛稱雄西北將併宋亦寇筑紫是其為寇害者皆在而阻狂瀾怒濤卒不能為深患當彼圖南之時也

是之時神州四面皆海蹄為天險今而夷駕巨艦大舶電奔數万里駛如風颺視大洋為坦路數万里之外直為鄰境四面皆海則無所不備向者所謂天險者乃今之所謂賊衝也而保疆安邊者豈得執疇昔之跡以論今日之勢哉方今戰國其挾回教以強

其兵廣其地者莫卧兒度尔格也而度尔最張然未嘗一窺中土者其俗專務騎戰而航海之術非其所長也西洋皆奉羅馬法佛即察伊斯把雪際亞諸

所長也西洋皆奉羅馬法佛即察伊斯把雪際亞諸

厄利其尤者而熱馬為之祖然熱馬既衰弱諸蕃特以名位而尊奉之已若鄂羅斯亦嘗與佛郎察等比肩役屬熱馬至近時則猖獗特甚新稱至尊之號其地包諸國之東西綿亘神州之東北每與度爾爭雄然猶僻在窮髮之北未得志於南方百兒西嘗衰亂鄂羅為興復之合兵擊破度爾百兒亞與鄂羅合則度爾斷其左臂鄂羅素彌亘大地之北而為之領襟今又聲勢震南海中斷大地而扼其咽喉使度爾不得與莫卧兒合滿清之威亦限乎此而不得西被撓隣國之權而以嚇四方假繼絕興滅之義以鳴其盛熾燄所煽百蠻震恐是其勢非席卷宇內而盡臣之則不止也且自古病漢土者而羗北胡前有五胡之亂後有沙陀契丹女真蒙古遂至踐其地而稱皇帝焉今鄂羅既兼挾羗胡之勢其勢不得不圖清然清猶強盛未易間故顧而涎於神州彼其勢欲得志於神州然後驅我民以擾閩浙如往時海賊明人所稱倭寇者而罷弊清之東南乘釁而取哈密滿洲等地直衝北京耳如是則滿清亦將不能支虜能得滿清之地則覆莫卧兒而殪度爾如拉枯也或東方未易間而滿清亦未可以遽克則彼將先

事西方西方有蒙則與百兒圖度尔若能克之則南
襲莫卧兒與滿清爭準噶尔故地而長驅臨清既得
克清則將連艦以偏 神州此二策者或自東而西
或自西而東虜將相時察變而用其一能有一濟則
臣宇內之形成矣是以於二策者欲先其易者故數
窺伺 神州以嘗難易而航海之術固其所長無忌
於狂瀾怒濤既挫度尔於陸戰收諸島於海外方與
神州為隣由此觀之其所以為深患者非復女真
蒙古之比也可知而已保疆安邊者豈得不審古今
形勢之變而求所以應之之術哉夫方今舉宇內列

為七雄而與周末所謂七雄者小大雖異其勢亦有
絕相似者焉鄂羅度尔上廣兵強接壤爭雄者秦楚
之勢也滿清富強在東方者齊也莫卧兒及百兒亞
在其中間者韓魏也熱馬則雖以名位為諸蕃所尊
奉其實則與佛郎察伊斯把諳厄利諸國相伯仲大
者韓魏小者宋衛中山耳熱馬自西有似東周之勢者然自字
內大觀之則非有而 神州在滿清東猶燕之蔽於
宗周之尊故云尔齊趙然今四邊皆賊衝則亦能如燕之獨不受兵
而有如周之在韓魏之郊者也且如佛郎察伊斯把
諳厄利諸國其所奉法皆與鄂羅同或云諸厄利所

異然皆同宗別派非有大異而則其動與相合必然
至其假法教以逞吞併則一矣之勢也而各國皆既併南海諸島吞海東之地大地
之勢日就侵削則神州之介居其間譬如獨保孤
城隣敵築境日將逼之勢也故其殊不得不擯者莫
若鄂羅而若度尔能以勢聲與東方相為犄角則其
力足以禁鄂羅之東侵莫卧兒亦得與度尔勦力同
爭百兒西之地則亦有足以制鄂羅者若夫未嘗沾
染於回回邏馬之法者則神州之外獨有滿清如
鮮安南等諸國亦頗能特立未變於妖法然其國弱小木不足數故不論也是以與神州相為唇齒者清也夫方今天下形勢大略如此焉

至如於善處其勢應其變內以設守禦之備外以施
伐謀伐交之計者則曰擇任將相而已

虜情

西夷之跋扈海上幾三百年矣而土疆日廣意欲日
滿者是其智勇有大過絕人者歟仁恩甚洽於民歟
禮樂刑政莫不脩備歟抑有神造鬼設非人力之所
能為者歟而皆非然也彼其所恃以逞伎倆者獨有
一耶蘇教而已夫彼所謂教法者邪僻淺陋固無足
論然其歸易簡而其言猥瑣易以誑誘愚民巧言繁
辭誣天以為敬天滅裂人道以為曉倫理時行小惠

以市仁聞、曰誇張其說、鼓舌眩世、誕妄迂怪、足以濫耳、故世之好異者、道聽途說、而雖士大夫亦往往有不免於沾滌者、心蠱志溺、至於頑乎其不可解、是狡夷之所用以售其術也、故欲傾人國家、則必先因通市而窺其虛實、見可乘則舉兵襲之、不可則唱夷教、以煽惑民心、民心一移、簞壺相迎、莫之得禁也、而民為胡神致死、相欣羨以為榮、其勇足以鬪、傾資產以奉胡神、其財足以行兵、以誘人之民、傾人之國、為副胡神之心、假兼愛之言、以逞其吞噬、其兵雖云貪、而足以衝義兵之名、其併國略地、莫不皆由此術也、及

各國益強、梁乃始覬覦、中國其首入內地者、波爾杜兀、波爾杜兀者、伊斯把屬國、天文弘治間、張甚略南海諸島、新闢海東之地、最多、以次來豐薩諸國、唱夷教、煽動蠢氓、而有土者亦往往為所欺罔、大友小西之徒、首歸向之、織田氏亦嘗創寺京師、以延胡僧、其法漸浸、滯中州、夷輩因而服、恤困窮、務收民心、織田氏曉其有異圖、欲毀胡寺、逐胡僧、未果而即世、氏之創胡寺、其臣刑部正則諫不聽、蓋欲用以傾隣國、如遣邪徒、離間荒木君臣是也、既自悔曰、凡信佛者、擅家奉財物、以布施、僧侶未聞、僧奉於擅家也、且其劫米、以貿易為名、今不為、利、而服、恤是務、必將傾人國家、正則至豐臣氏、駢胡僧及愚民、汗夷教者、之言、果驗矣、

盡出諸海外、東照官與設禁殊嚴、故雖有伊斯把

諳厄利諸蕃相踵至、而卒不能以夷教入、東照官嘗遣西宗

真者於西洋三年而還、皆所以探偵虜情、蓋由此而得審識、異

言云、所以痛禁絕之也、大猷公亦嘗遣譯官往天竺、視精舍、疑亦有深意也、寬永初、下令

鑄胡神像、使愚民悔過歸正者、足踏之外夷亦自度

不得脫望、長崎股粟、清人或欲毀胡神堂、亦引之以

為言、西湖志、臺灣志等、國家之興隆、天亦保佑之、故

時有島原賊起、而聚天下邪徒於一城、一掃殲之餘

燼、不得再燃、實由之也、當是時也、西夷之唱妖教、甚

力、那勿蠟則以其王而自入、波羅泥則以王之姪而

入、入輒皆就戮、於是乎夷輩膽落、相告曰、日本人有

三眼國威之震、海外亦足稱快矣、明人以戊寅歲、筆

十五年也、本注云、再到日本、則教被其兩殺、故云、今

按此、似指那勿蠟波羅泥、而那勿蠟王以寬永丙子

就戮者、其年曆正當戊寅前二年、如波羅泥王姪就

賊、則已卯年、後於戊寅一年、疑有一誤、又按島原

及島原事者、蓋西夷既知而畏之、適明人未聞也、

及升平已久、海內無事、而夷復窺、中國諳厄利重

乞通商、長崎夜話載是事、大略云、諳厄利往年通市

者也、及世移時、改而又欲有所徵、幸以延寶癸丑、而

復乞通商、不許、今詳其語意、亦似非泛言者也、羅馬亦遣僧潛入、竊唱夷教、亦皆未能得其志也、至

近時、則鄂羅殊張誘蝦夷、以邪教蠶食諸島、遂伺內

新語卷之十一

地而諸厄利亦頗來潛誘邊氓然則其奉胡神以覲
 覲中國者豈獨波爾杜瓦而止哉夫西夷並立為
 戰國同奉一神見利則相連和以濟其欲分其利害
 則各保疆場固是其常故西方有難則東方無事難
 平則各畧地四方東方於是乎不得寧如鄂羅亦既
 平西荒乃東收止百里潛入黑龍江而滿清尚強未
 能得志轉而略蝦夷地欲先取其易取者然後爭其
 難者是秦司馬錯取蜀之策也及其喪師於控噶爾
 控噶爾爾水詳其為何國疑熱馬之別名余別有說今
不贅當時熱馬不甚強蓋以其為西夷祖國故近
旁諸國與共助之同擯鄂羅講和既成而益事東略
而清人傳聞以為強大國也

豈非欲有所取償焉乎而其窺中國於是乎益甚

元文中鄂羅船抵陸與安房然足後亦未屢米以明
和七年與控噶爾和明年鄂羅畔辨者經中國東
南測海深造東洋圖遺書荷蘭商夷言其將收蝦夷
諸島之意又明年與蝦夷爭獵虎島哨以物遂役屬
之取失母失利島尋潛入訥加麻噶夷教於月多賴
誘蝦夷日甚一月於是幕府開噶夷之議興矣

其初也出沒洋中以測吾地形闕吾動靜而又誘吾
 人民尋而厚禮以乞通商及黠計不行乃劫蝦夷焚
 吾官府掠吾戎器而又更要通市是其闕伺有漸而
 其請求或自飾以禮或哄人以兵百方兼施其術莫
 不至而其意亦可知也而偷安之徒動謂彼特欲米
 穀不足深慮焉何其不思之甚也虜之肉而不粒猶

我民之粒而不肉其無稻米於彼何歟也虜非無所

其用之不過以且使彼欲稻乎則其國中及他屬國

為餅餅而已此之甚也如印度諸國及南海諸島其地皆產稻他

西夷所併有其不且彼欲因互市以窺間以售妖教

固亡論已而交易一開則其東邊如東薩噶烏抱等

地由此而得致富庶是其於增兵衆以圖東方勢為

甚便則一舉而兩利存焉以故浸淫漸漬日甚一日

是其勢宜必得所求而後已也而一旦絕聲息聞無

形迹於是諳厄利突然而來擾長崎闖入浦賀常往

來溇泊洋中夫鄂羅之懷禍心百方窺伺殆將百年

而颺去電滅不見影響諳厄利者先是其來甚疎而

忽與鄂羅相代偏人之側搜人之懷不亦甚可怪乎

驚鳥之擊也必匿其形則將安知非鄂羅內自潛伏

誘諳厄利為先驅深其機不見形迹也尾張漂民嘗

拯薩摩漂民為鄂羅所極洋中相遇諳厄利託鄂羅

同護送之唐太月多賴戊卒嘗為鄂羅所捕押送至

東薩加訥鞠時諳厄利亦在座其通好合謀可見矣

丁卯之虜變適有撲斯動商船至長崎新水撲斯

擾動者海東新諳厄利地而其府在也鄂羅昔諸葛

亮將伐魏先征南蠻以足兵甲而魏君臣寂然無聞

兵出而朝野震動今虜亦將襲亮之故智歟何虜之

甚智而我未之察也嚮者幕府嘗喻鄂羅以國法曰番舶近邊當摧之海上今諸厄利常常停泊而未之駢雖其登陸者亦慰撫遣之使外夷聞之將謂國法何也而諸厄利者亦徜徉自肆圖畫吾山川妨害吾運輸而誘吾人民啗以貨利眩以妖教異日脫使姦闖愈多而接濟不禁則變之寓於不測者可勝言乎而偷安之徒動謂彼為漁為商固其常事不足深慮焉何其不思之甚也虜航海萬里而伺人國家不得不因糧於敵故所至或商或漁莫非以為屯田之用也不然使彼徒欲獲鯨乎則其近旁海中捕鯨

之處亦多而何必遙遙度絕險而捕之東洋也時見

等處與諸厄利隔水耳而海上鯨甚多諸國人皆往而捕之云而其為船制可以

漁可以商亦可以戰則惡知今日之漁船商船果不

為異日之戰艦也且彼停住往來我海上其針路之

難易港畧之曲折風土人情莫不諳熟焉使彼獲由

而據東南諸島東南諸島接近小笠原島者極多以次及八丈掖玖

種子等島盤踞以為巢窟則其於國中國勢甚為

便是一舉而兩利存焉故其與鄂羅合謀伺我邊

徼欲與濟其欲分其利亦勢之可見者也然則其漁

商海上而不肯去亦欲襲趙元國制氏羗之故智歟

何虜之甚智而我未之察也夫天未弃神州廟堂之議幸洞察黠虜之狡謀嚴禁接濟塞禍源於未流而蹈像之意可繼矣令諸侯拉虜於海上而嚮以國法喻鄂羅者終不為節辭威信立而三眼之威可宣矣英略雄斷所以奮士氣破虜膽者豈不偉哉然而庸俗之論猶未曉廟堂有深遠之慮乃謂黠虜者撫之以恩則恭順馴服畏之以威則忿恚生變甚矣執頑守迷者雖曉以幕府之令其卒不可得喻乎夫虜之假妖教以顛滅諸國其欲吞宇內而盡之為日久矣則其喜怒既已定於數百年之前而豈以一恩一威之故俄易其素謀哉而其或出於忿恚者足使人惟怯不敢拒恭順者足使人怠惰失守二者遞出交發則所謂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者亦可以為彼之術也窺人者之情窺於人者固有所不知故虜善形人而我喜懼隨變心悸眼眩屢為所誤而不自知亦何以得知廟堂有深遠之慮也而庸俗又謂自昔神州之兵精銳冠萬國夷狄小醜不足憂焉夫神州士勇兵銳雖風土使之然然世有汗隆時有變革戰國之世士卒習戰進退疾徐自合機宜故舉旗斬將其勇可得施也今士卒不見兵革二百年

一旦臨事虛實之變奇正之用誰能素練而熟習之而怯者先走亂陣勇者徒死傷勇所謂精銳者未可恃也昔蒙古之寇邊世未忘戰然軍容戰法皆我所未見猛將勇士素練之技無所施豕突登元以致敗衄故兵之勝敗在主將方略耳今講兵法席上所講者亦槩甲越陳迹而海外之兵目未之睹耳未之聞一旦接戰得無有所扞格乎而徒恃往昔之精銳不為今日之計未見其可也庸俗又謂虜絕海遠來其兵不得其衆自試螳臂不足憂焉夫衆寡在勢善用勢者能因敵衆以為吾勢法曰全國為上破國次之不善用勢者以吾衆助敵之勢其衆不足恃也昔西邊姦民闌出為盜適明國衰亂群盜相嘯聚者引以為援號稱倭寇陷沒州郡略無寧歲及其就戮今我邊民在黨中者僅二十五人用以助聲勢亦足以盛朱明之命脉故兵固有先聲而衆寡無定形夫善用兵者豈獨因糧於敵而亦可以因衆於敵也虜用妖教詭術以誘人之民万一使彼引我民以援其勢則彼之寡與我之衆亦惡可恃也

一國皆即其國以攻其國歷吞已有三十餘庸俗又謂夷教淺陋可欺蠢

謀以言西蕃機深

愚而不可罔君子不足憂焉夫天下之民蠢愚甚衆

而君子甚鮮，蠢愚之心一傾，則天下固不可治。故聖人設造言亂民之刑，甚嚴，惡其惑愚民也。昔夷教之入西邊，誑惑愚民，所在蔓延，未百年而誑誤陷戮者二十八萬人，其入民之速如此。万一使愚夫愚婦為所誑誤，如往日，而或有巨姦大慝，如大友小西之徒，引邪徒以自為謀利，亦如往日，則逆焰之熾，誰得而遽撲滅之？而一二君子，端拱於橫流中，未見其有益於世，則其不能罔君子亦惡可恃也。庸俗又謂今日耶穌之禁嚴甚，民不可得誑誤，其自術小智，不足憂焉。夫夷虜之不得騁伎倆，以至今日者，實幕府厲

禁之所致，而億兆生靈之大幸也。然神姦之潛行，其名可變，其狀可更，而其所以蠱民心者，自若也。則彼其為術，豈必膠柱刺絃，以踐往日之轍哉？民之好利畏鬼，其情之所不能免，苟有所以潛移其心者，則雖嚴刑峻法，亦有不可得而詰者焉。今如博奕及徒黨，國有明禁，然無賴姦民，橫行村里，夜聚曉散，飲博相煽誘，莫之能息者，因其好利也。禱祠呪咀，假神姦以喚友聚黨，隨除隨生者，因其畏鬼也。如不受不施蓮

既就戮而近時或因淫祠或假佛說以相用此者不可勝計如所謂富士講者亦其聚黨蓋既至七萬人云亦皆因其畏鬼而相聚結者也 万一使虜因利與鬼而變名更狀

以蠱民心其術每出於刑禁之所未及而民心暗移
默傾則亦惡可獨特成法而不之慮也夫小智曲慮
齷齪不知大計者心放眼眩相率入黠虜術中而不
自知自古庸俗之徒長古巧辭終無窮極也如此孔
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正謂此也夫西夷之窺
中國者前後接武各國遞至其國雖殊而其所以敬
事尊奉者則同一胡神也故耶蘇之闕 中原三百
年而不變而 中國所以待之者則係時論之趨舍
或出雄斷或出姑息是其闕間者始終一意而應之
者前後異論以一意者闕異論者安保其能久而無
間之可乘乎然則欲使時論一定無可乘之間在審
虜情哉在審虜情哉

卷上終

